

著名女作家
遗言不开追悼会



本报中国组

学术大师钱锺书的遗孀、百岁才女杨绛昨天凌晨在北京病逝，享年一百零五岁。出生江苏名门的杨绛是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剧作家，精通英、法、西班牙语，她的散文为人称道，其中记述文革的《干校六记》及晚年回忆家庭生活的《我们仨》，脍炙人口。自女儿钱瑗和钱锺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离世后，杨绛闭门深居，曾要求去世后，「不开追悼会，不受奠仪，至多七八至亲送送」。

晚年的杨绛，淡泊澄明，隐居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，由保姆照料。互联网上已流传杨绛病危，但其侄女表示，她只是轻微肺炎，病情已经受控。昨天凌晨一时十分，杨绛在协和医院逝世。

在百岁之年，杨绛曾言：「我今年一百岁，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，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，寿命是不由自主的，但我很清楚我快『回家』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」



昨日有读者到杨绛寓所致哀。



出生于无锡书香世家

杨绛生于无锡书香世家，父亲杨荫杭是大律师。一九三二年，杨绛从东吴大学赴清华大学借读时，认识钱锺书，两年之后结婚，一起留学英、法。一九三八年回国后，杨绛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清华大学任教；一九四九年后，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、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
「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」一九五七年，大跃进开始，内地学术界搞起「拔白旗、插红旗」，杨绛和钱锺书的论文成为被批判的「白旗」。杨绛暗下决心，「再也不写文章，从此遁入翻译」。一九五八年，已经四十七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，翻译塞万提斯著名小说《堂吉诃德》，并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之作。

然而，政治的大风浪，避也避不开。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，如同无数知识分子，杨绛与钱锺书受到逼害，沦为「牛鬼蛇神」，下放河南干校。不过，面对遮天蔽日的苦难、羞辱，杨绛不动声色地坚强，后来把这段岁月写成散文集《干校六记》。

独女钱瑗九年前去世

一九九七年，任大学教授的独女钱瑗因癌去世；次年，丈夫钱锺书也阖然长逝，对杨绛造成重大打击。「锺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」当时年近九旬的杨绛没有弃世，反而着手整理先夫的手稿，为中国文化保留珍贵的遗存。

二〇〇三年，《我们仨》面世，诉说她对丈夫和女儿绵长的怀念，感动许多读者，其充满人生哲理的金句，在网上广为传颂。有分析家指出，在现当代文化史上，相比林徽因的端庄，张爱玲的冷傲，陆小曼的风致，萧红的悲苦，谢婉莹的恬淡，丁玲的复杂，杨绛的名气与特质，其实始终不曾过于耀目，直到夕阳之年，才逐渐进入大众认知视野，以致年寿愈高、名气愈炽。

二〇一二年，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看望杨绛，她提出三个要求：「一、我去世后，不开追悼会；二、不受奠仪；三、至多七八至亲送送。」

钱锺书夫人 105岁杨绛病逝

■八十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锺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合影。新华社



杨绛简介

1911年 祖籍江苏无锡，生于北京

1928年 入读苏州东吴大学，后到清华大学借读

1935年 与钱锺书结婚，同赴英、法留学

1938年 回国后，任外语教授、社科院研究员

1969年 文革遭逼害，下放河南干校

1978年 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出版

1981年 发表《干校六记》

1997年 女儿钱瑗患癌去世

1998年 丈夫钱锺书去世

2003年 出版《我们仨》

2016年5月25日 北京病逝

1911~2016

神仙眷侣「我们仨」天上重聚

百年风尘难掩她的风华，「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」，大师钱锺书心目中，妻子杨绛无人可比拟。两人相濡以沫超过半世纪，是文学界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。她说：「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。」

一九三二年初，原本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的杨绛，去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时，结识钱锺书。杨母曾打趣，「阿季（杨绛原名杨季康）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，所以心念念只想考清华。」

才子佳人 60年姻缘

两人在清华匆匆初见时，虽未说一句话，但彼此难忘。钱锺书后写信约会杨绛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：「我没有订婚。」杨绛答：「我也没有男朋友。」才子配佳人的美谈就这样开始。

两人一九三五年共谱连理，开始了六十多年的姻缘。

与钱锺书成婚后，杨绛曾为节约开支，辞掉女佣自持家务。在她看来，从大小姐到「灶下婢」，不过是角色变化而已，并不感觉委屈。杨绛曾把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念给钱锺书听：「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

要结婚；我要了她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她；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」钱当即回说：「我和他一样。」

文革期间，钱氏夫妇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坛领袖，遭列为「反动学术权威」、「牛鬼蛇神」，时遭批斗，一九六九年还被下放菜园干活。一向被杨绛视为「生平唯一杰作」的女儿钱瑗，为时势所逼，不得不与父母公开断绝关系。

后二人平反，一家三口团圆，可惜钱瑗和钱锺书于九十年代末先后去世。几年后，九十二岁的杨绛写下畅销海内外的《我们仨》，用简洁而沉重的文字，追忆一家人「悲怆而温暖的旅程」。昨天杨绛仙逝，有网民引用《我们仨》中的语句，「再不用『我一个人，怀念我们仨』。望先生一路走好。」



何量钧摄

杨绛金句

■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。
■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，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，百不称心，才能养成坚韧的性格。
■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；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，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。
■惟有身处卑微的人，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。
■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
■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。



■二〇〇一年，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，设立奖学金，校方向杨绛女士（右）赠送纪念品。

作家陶然：敬佩处事淡然

杨绛独女钱瑗早逝后，香港作家陶然作为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，和杨绛十分亲近，称其杨妈妈，「被当做儿子」。

昨日陶然接受本报采访，称听到杨绛去世「像心中断了线」。陶认为杨绛「在世所做的事，对得起她自己，很正直，一百零五岁，也比较圆满了」。

陶然表示，自己每年九月都会拜访杨绛，因为杨绛身体一直比较健康，头脑清楚，所以没有估计到她的突然离

世。

上周虽然一度有传言杨绛病危，陶然急忙致电其保母，得到保母回复「没有的事！瞎说！只是有点消化问题，住院调理肠胃而已。」当时杨绛还问保母是谁打来电话，听闻是陶然，杨绛还笑着摆摆手，表示状态不错。

与世无争 关爱晚辈

谈及杨绛的性格，陶然说杨妈妈

「和谁都不争」，非常淡然。现在社会上

争夺名利的人层出不穷，但是杨绛却非常安然，只管自己的事情，与世无争。不过对于晚辈，杨绛表现出十足的关心。

前年陶然和张仁强（北师大香港校友会会长）拜访杨绛，谈到香港没有退休金，杨绛担心地说：「这不合理，你怎么办？」还嘱咐张仁强「帮忙看住」陶然，甚至出主意，让张曾在澳洲留学的女儿跟着陶然学中文，「这样你可以给他一些报酬」。

记者 董秋伊

《干校笔记》忆文革 哀而不伤

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，钱锺书、杨绛即被打成「反动学术权威」，被整得苦不堪言，但杨绛以其坚毅的性格，陪伴丈夫渡过了黑暗日子。钱锺书在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，杨绛就在下边一角张贴小字报澄清辩诬；被人剃了「阴阳头」，她就连夜赶做假发套，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；「革命群众」要她洗厕所，她就把污垢重重的女厕擦得焕然一新。

一九六九年，钱锺书夫妇下放至河南干校改造，年近六十的杨绛负责种

菜，担任通讯员的钱锺书，每天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，就特意走菜园的东边，与杨绛「菜园相会」。杨绛看管菜园时，还会利用时间看书或写东西，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：「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，总是笑嘻嘻的。」

缠绵悱恻 句句真话

十年文革，钱、杨夫妇备受折磨，亲人离散。一九七〇年，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，同年，杨绛的妹

婿孙令衍也在天津大学自杀身亡。不过，沉重的伤悲未把钱、杨压垮，在此期间，钱锺书仍写出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《管锥篇》，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的巅峰之作——八卷本的《堂吉诃德》。

文革后，杨绛动笔写《干校六记》，由钱锺书写引言，以朴实简白的文字，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，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关注，中共理论权威胡乔木评道：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缠绵悱恻，句句真话。」